

灿烂的文化 繁丽的瑰宝

——国图藏少数民族文献简介

郑贤兰

早在 1909 年，当时清政府为筹建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就将内阁大库的 40 多箱满文图书拨交学部，后又接收殖边学校的 4、5 箱满蒙文图书，由此翻开了国图收藏民族文字图书历史的第一页。到目前为止，共收集入藏了全国 40 多家出版社的 29 个文种的图书 104241 册，少数民族文字期刊 207 种，报纸 5 种。而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更以其独特的内容及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实并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藏品种类。国图收藏少数民族古文献约 16 个文种（满、蒙、藏、西夏、东巴、哥巴、彝文、傣文、水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契丹、八思巴、女真、吐火罗文等）34555 册件，是我国收藏少数民族古籍文种最多、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这些少数民族古籍具有载体形式多样、装帧别致、文字奇特、学术品位高、内容丰富多彩等特征，可谓灿烂多姿、异彩纷呈。这些文献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各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内容广泛、种类繁多，涵盖了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法律、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学、美术以及生产技术等多种学科。

国家图书馆藏 16600 多件满文图书，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精抄本有《呻吟语摘》、《晏子春秋》、《同音合璧》、《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祭祀图说》等，稿本有《清实录》、《皇舆山河地名考》、《晴雨录》。以上藏品均为孤本。有绣于五色织锦上清嘉庆四年（1799）颁给玉麟父母的满汉文合璧《诰命》，还有用满文篆字写成的《盛京赋》（清乾隆十三年（1748）

刻本）。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清入关前的 50 年，老满文产生，是额尔德尼、噶盖等在蒙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无圈点满文”，也称为老满文。老满文使用了 30 多年，这一时期留下

的文献并不多，最著名的有《满文老档》（我馆藏有晒印本）等后金时期的档案，还有一些碑铭、木牌等。1632 年由后金达海增改满文十二字头，加圈点，进而形成“有圈点”满文。在清朝满文称为“国语”，人们用满文写作、翻译了大量的书籍，如我馆收藏的：《三国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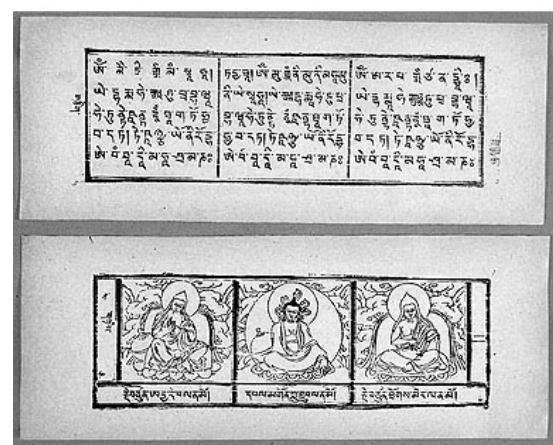


满汉文合璧《诰命》

义》(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西厢记》、《金瓶梅》、《诗经》等均被译为满文，还有数不胜数的碑铭、档案等文献，为后人研究清史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同时大量译文被传教士带入欧洲，许多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是通过满文本传播到欧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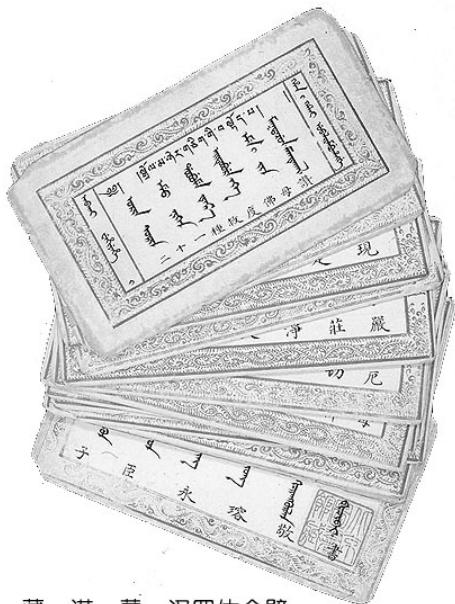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随后创制了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文，被称为回鹘式蒙文。回鹘式蒙文文献原件保存至今的甚少，仅数十种，多为碑铭、印章、符牌等，仅有少量图书和信函。馆藏明抄本《高昌馆课》中有1册是用回鹘式蒙文抄写的东北等地呈给明中央政府的文书。馆藏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崇德三年军律》、明洪武刻本《华夷译语》、拓片《云南王藏经碑》均属弥足珍贵的古蒙文文献。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统理全国佛教，为译写文字之便，创制了八思巴文。从现存文献上看，八思巴字除拼写蒙古语外，还拼写汉语和维吾尔语，并转写藏文和梵文。馆藏八思巴蒙文较为著名的藏品有：1314年的《授重阳万寿宫孙德彧圣旨》和1321年河南天宁寺的《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法旨之碑》。1345年的北京居庸关石刻六体合壁拓片中，也有长达700余字的八思巴蒙文。17世纪后，蒙文经过多次改革，变化颇大，1648年又创造了托忒蒙文。馆藏《平定准噶尔碑记》拓片即为托忒蒙文。馆藏蒙文佛教经典有《七佛如来供养经》等。木刻版佛经中北京版居多，200余种，堪称全国之首。这些木刻版经卷版本较早，比较完整，数量也较多。如：1720年北京版《甘珠尔经》(朱印版)、雍正年间的《慈国师法语》(1至7卷)、1708年的《目连救母经》、1763年版四体合璧《大乘首楞严经》及乾隆年间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传》等。另有装帧极为精美考究的明末清初磁青纸泥金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元希儒僧格由藏文译为蒙文。梵夹装，双层夹板，前后附彩色佛像，经叶外侧有云头花纹，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藏品。

馆藏藏文文献4000多册函，年代最早的是9世纪前敦煌藏文写经，共有200多卷，这为研究吐蕃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史料。明清两代藏文文献出版较为活跃，先后有几家重要的出版地点，如：北京嵩祝寺的天清经局、四川德格的德格印经院、青海塔尔寺印经院、西藏那塘寺印经院等，刻印了大量经卷图籍，流传于世。我馆收藏的藏文古籍文献中，尤以清代北京版的藏品最为精彩，如在藏学界闻名遐迩的《四部医典》、《蒙藏词典》和《三百佛像图》等，我馆都有收藏。另外，我馆收藏的德格版、塔尔寺版的印本也较为齐全。德格印



藏文《三百佛像图》

经院始建于雍正七年（1729），后成为藏族著名的文化中心，所藏书画版 21 万多块，内容丰富，其中所藏藏经版全部刷印件我馆全部收藏，这是在已故著名学者于道泉先生的策划主持下，由我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完成的。青海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也是藏族古代文化艺术的一个宝库，《宗喀巴文集》、《切雪·罗桑强秋旦巴》、《克珠杰文集》、《智美文集》均为塔尔寺版经集。80 年代初期，我馆求得该寺经板的全部印经。另外，我馆还藏有清乾隆皇帝六皇子永瑢手书《二十一救度佛母讚》，精致秀美、装帧考究。此件为藏、满、蒙、汉四体合璧。还有开本小巧别致的明永乐九年（1411）北京刻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也是馆藏珍品之一。



藏、满、蒙、汉四体合璧

《二十一救度佛母讚》

新疆地区诸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

和察合台文等。我馆入藏的这部分藏品为数不多，但所藏多为珍品。例如《毗伽可汗碑》拓片为突厥文，此碑镌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碑文的汉文部分为唐玄宗所撰，碑阴两侧则为突厥文，内容是歌颂毗伽可汗功绩，是其侄药利特勤所撰写。约 9 世纪末回鹘文逐渐取代了突厥文，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地区通行的文字之一。我馆入藏的五代写本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硬笔书写，由回鹘学者详古舍利自汉文译成，1930 年出土于新疆。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我馆得知消息赶到时，只得到此书的一半（224 页），而另一半已流散至法国。

70 年代将流散的一半由法国集美博物馆复制回来。另外

我馆所藏回鹘文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明抄本《高昌馆课》和《高昌馆杂字》，这两本书与其他版本相比，成书较早且资料保存的更为丰富。察合台文是现代维吾尔文的前身，大约在 13 世纪至 20 世纪 30 年代操突厥语的民族使用的文字。通行于察合台汗国。文献十分丰富。我馆珍藏一本由古代维吾尔族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艾里希尔·纳瓦依所撰《纳瓦依诗集》硬笔写本。书写于新疆所产的桑皮纸上。我馆所藏察合台文古籍文献多数是黄文弼先生在 1927 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从新疆收集而来，赠送给我的馆的。

以党项族为主体西夏王国（1032—1227）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域存在了近 200 年。西夏文字创制于 1036 年，随着西夏文化的发展，又产生了活字印刷。1929 年我馆入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西夏文佛经，出土于宁夏灵武一个寺庙的废墟中。当时图书馆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这批佛经“最为稀世之珍，应集中一处，以供学者之研究”，并特为此举办展览会，邀请学

界、政界人士及媒体记者前来参观，曾引起轰动。后来又陆续接受捐赠入藏，到今天国家图书馆已是国内西夏文文献最多的藏家，约有经卷 130 多件，影印件 3700 多张。我馆入藏的经卷有元刻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带有一幅弥足珍贵且唯一所见的译经图，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盛况。藏品中还有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西夏文文献《瓜州审判记录残叶》，为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审判书钤有西夏文官印，背面为西夏文《六祖坛经》。

另外还有元刻本《梁皇宝忏》、《经律異相》、《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珍贵藏品。

据史籍记载，两千年前纳西族的祖先就生活在云南、四川交界的金沙江流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纳西族原有四种文字，即东巴文、哥巴文、阮可文和玛萨文。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的纳西东巴文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教经书大多用象形文字写成，故得名一东巴经。



元刻本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东巴”译为“智者”。目前存世的东巴经书有 25000 多册，其中 1000 册左右在美、英、法、德等国图书馆，15000 册收藏在国内。我馆收藏近 4000 册，属国内收藏大家之一。大部分经卷是抗日战争期间从云南丽江一带收集的。藏品种类有东巴经书、舞谱、神轴画、长卷画、木牌画、纸牌画等。《创世纪》是一部纳西族民间史诗，也是东巴文献中的代表作，主要描绘的是人类及万物的起源：洪水之后唯一幸存于世的人类祖先崇忍利恩与天女衬恒褒白相爱，两人上天求天神应允他们的婚事，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得到天神同意，迁徙到人间，生育了 3 个儿子，分别成为藏、白、纳西 3 个民族的祖先。另有 30 年代由纳西族地区访得的长卷《神路图》，纳西语称“恒日”。用于丧礼中的超度亡灵仪式，导引死者步入神灵之路，故称之为《神路图》。它是东巴绘画艺术中的煌煌巨作。我馆所藏两幅色彩鲜艳，一幅为纸质，一幅为布质。傣文贝叶经是用生长在热带属棕榈类的贝多罗树的叶子，几经加工，再用铁笔刻上文字，穿孔、装订而成，部分经卷配有上下夹板。傣族曾使用过 4 种文字，傣仂文（西双版纳傣文）、傣纳文（德宏傣文）、傣绷文（瑞丽傣文）、傣端文（金平傣文）。4 种傣文均由梵文演变而来。据史书记载傣仂文在 1277 年开始使用。傣族人民信奉小乘佛教，佛教经典也是傣文古籍的主要文献。我馆所藏贝叶经《舍利偈颂》，为《论藏》界论之一，约成书于 19 世纪。我馆收藏贝叶经较大的一次行为是 1989 年，在云南西双版

纳征集到 200 多种傣文贝叶经。2001 年 12 月 20 日，我们又荣幸地接受了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景宜博士及其子石汉基先生捐赠的 5 篓贝叶经。5 篓上下夹板装饰各不相同，其中一策尤为考究：上下夹板周围绕有一圈五光十色宝石，光下尽显五色斑斓，上夹板左右两侧塑有立体金色壁虎各一，板中央嵌有卧姿青蛙一只。另一策则经策通体涂有金粉，富丽堂皇，美伦美奂。

在我馆的藏品中，有一批明清两代的彝文古籍经典，是 1943 年于云南武定县一土司家中购入的。计有写本 507 册，写经卷子 1 轴，刻经 15 册，刻板 15 塔，汉文档册 12 册。其中有明刻本《劝善经》，也译作《彝文太上感应篇》，用彝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及价值观念加以注释和解说，体现了明代彝汉文化的积极交流。另有清代抄本《六祖史》、《献药经》、《献牲经》、《择日经》等，这些都是现有彝文古籍中罕见之作，是不可多得的藏品。

灿烂多姿的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也是千百年来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它通过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得到充分的体现，构成了民族古籍丰富多彩的民族特点。翻开民族文献就象打开了一扇音乐之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古籍文献就象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演奏出一部美妙绝伦的交响乐章，悦耳动听，沁人心扉。又象是一幅幅灿烂多姿的美丽画卷，令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对人类文化而言，多样性乃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正因如此，它才更显光照寰宇，绚丽多姿。而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多源性更具可溶性，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互补和谐统一，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华民族亦因此而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国图因拥有了前辈学者、优秀人才，使那些极富价值的文献得以入藏。同时也因拥有了这些善本珍品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前来进行学习研究。我们感谢社会各界及海内外的有识之士多年来给予我们少数民族语文藏书建设的支持。在当前中央开发大西北的进军路上，希望各界朋友一如既往地在少数民族文献开发利用上给以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帮助。竭诚欢迎各民族同胞及各界朋友光临我馆善本特藏部少数民族语文阅览室。



石汉基先生捐赠的贝叶经